

经典文学

Classical

一号投递线

徐则臣——著

痛如饥饿，是一种让骨头都发冷的孤独和哀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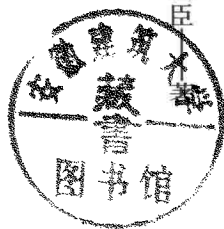
··· 邮政信箱 ···

CHINA POST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一号投递线

徐则臣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号投递线 / 徐则臣著. --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
2018.6

ISBN 978-7-5411-4953-5

I. ①一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85839号

YIHAO TOUDIXIAN

一号投递线

徐则臣 著

责任编辑 封 龙 奉学勤
封面设计 叶 茂
内文设计 史小燕
责任校对 蓝 海
责任印制 崔 娜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(成都市槐树街2号)

网 址 www.scwys.com

电 话 028-86259287(发行部) 028-86259303(编辑部)
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排 版 四川最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 140mm × 203mm 1/32

印 张 8.75

字 数 180千

版 次 2018年6月第一版

印 次 2018年6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953-5

定 价 45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028-86259301

我们的世界的尽头是另一个世界的开始。

——徐则臣

目录

去波恩·····	1
石头、剪刀、布·····	16
我的朋友堂吉诃德·····	46
先生，要人力三轮吗·····	68
养蜂场旅馆·····	87
一号投递线和忧伤·····	106
骨科病房·····	132
鹅 桥·····	161
南京，南京·····	191
作为行为艺术的爱情生活·····	255

去波恩

进站之前，我和小周窝在他的二手商务车里说话。暖气开着，天有点儿冷，小周建议先别进站，进去了也是瞎挨冻。我知道他是想和我再多说一会话，能和一个中国人在异国他乡如此深入和漫长地聊天，对他来说机会并不多，虽然他兼职导游，接的团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人。小周说，要是去中国像去瑞士、法国、意大利、比利时那样方便就好了，开车几小时就到。要是。要是。从前天开始到现在，我至少听他说了五十个“要是”。要是在天津就好了。要是回趟家像串门那么方便，他觉得待在这里也不错。要是在国内，他就开一个旅行社，专门接待德国人。要是小魏去国内找工作，回去后他们就要孩子。要是。要是。

“要是——你烦了？”他发现我两眼发直，显然在走神。

“哪里，你说。”我指着车站顶上的巨大的球，相对于古典的欧洲式建筑它有点现代了。不过我还是说：“很漂亮。”的确很漂亮。单看都很漂亮。

法兰克福是个好地方，作为城市不大不小。刚来的第二天，我就抽时间从东到西走了一遍。风景不错，在繁忙里你还

是能看到从容和优雅，是个过日子的的好地方。在这里你可以什么都不缺。小魏是小周的女朋友，二十七岁，在法兰克福大学念社会学博士学位。拿不下博士不结婚。小周跟我一样大，硕士毕业前认识了小师妹，等她念完本科，再等她念完硕士，现在要等她念完博士才能结婚。这个从大连来的小个子女孩让小周欲罢不能，他是真喜欢她，可是从天津来的压力也很大。母亲说，你爸翻过年就七十，想抱孙子都想出了白内障，现在连个婚都没影。小周安慰二老，快了。他爸说，我看玄，人家拿了博士以后，还要当博士后呢？要是当完了博士后又说这辈子不想结婚呢？要是结了婚不打算要孩子呢？他爸的“要是”也很多，弄得他很烦。小周只好叹气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

昨天晚上我安慰他：“没问题，小魏不像丁克那种人。”

当时我坐在沙发上，看着小魏倒过茶后去厨房的背影，对坐在沙发另一头的小周说。

小魏的背影不喧嚣，也绝不僵硬，腰身的过渡跟动作一样果断柔和，可以想见不久的将来作为贤妻良母的亲和力。但她在留居德国这一点上认死理，除了大连和法兰克福，这辈子她打算待在第三个地方。小周不能理解，我也不能理解。虽然法兰克福的确是个好地方，德国的发展空间比较大，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很完善，但是小魏不像咬牙切齿的人。她给我们沏的是铁观音，小周只喝这一种。小周解释，只有铁观音才能让他喝出中国茶的味儿来。小魏一笑，露出左边的一颗小虎牙，说：

“别听他的，偏见。人老了就这样。”

小周自嘲：“别打击一片，我和徐先生可是一样大。”

“那人家看着可比你年轻。”

小魏把假话说得自然家常，小虎牙又露出来。我天生老相，就算是用老周的白内障双眼来看，我也不会比小周显得年轻。反正小魏不像咬牙切齿的人，但她确实是咬牙切齿要留在这地方。

我来这里参加一年一度的书展，有个新书见面会。活动结束后，朋友们都走了，我想在周边看看，就一个人留了下来。等着两天后去波恩大学做个朗诵，我的小说翻译，波恩大学的赫尔曼教授会在车站接我。我不懂德语，他就把我托付给了旅行社，导游小周。

小周带我看了歌德故居、罗马广场、保尔大教堂、老歌剧院、修道院和博物馆、美术馆等，讲解极为敬业。他的方式是夹叙夹议，叙是叙这些景点，议的却是他自己、德国的华人状况以及国内的事情，其中充满了他的“要是”。他在北京念的本科，很多地方和事件是我们共同的记忆，说起来显得相当投机。其实我的兴趣不大，和一个久疏国情的人聊天，总有迷离恍惚和隔靴搔痒之感。而且，小周的故国情深体现得比较单薄，你让他说出个回去的一二三，他也语焉不详。他就是觉得回去了心里才踏实，情绪化得仿佛只是一种抽象的焦虑。我时刻担心他会举起拳头上下耸动，高喊：我要回去，我要回去。当然这也正常，就跟想家一样，你要把它赋上个微言大义反倒

像假的了。本能最真实，也容易唠叨。他翻来覆去地跟我说过去，说想回去，说“要是”。他简直是亢奋地说着汉语普通话，某一刻舌头跑在了大脑前面，我就听到了舌头下坠的天津话。

昨天中午去古代雕塑品博物馆，经过入住的酒店时，小周突然停车，跟我说，要不退房吧。退了房我住哪儿？他拍拍胸口，住他家。条件差了点儿，他说，但你可以再听见一个人说中国话。我差点就拒绝了。有他这么一个人说中国话已经够唠叨了，我可不想再添一个。转念一想，也许他想再挣一份房钱？我正犹豫，小周重新发动了车，说：“我就是想在一起多说一会儿话。”他以为我跟他一样，想多听一个人跟自己说母语。我按了一下他搭在方向盘上的手，停下。我下车收拾了行李，退了房，拎着箱子搬到了他家。

他和小魏租的房子，类似于我们的筒子楼，小两居。楼外面爬山虎一直蔓到了顶。家里的摆设不复杂，倒是各种家具上放满了女孩子喜欢的小玩具，单看风格和造型，我猜是从中国来的，随便在电视机旁拎起一个米老鼠，果然屁股后头的商标上印着“Made in China”。墙纸、桌布、沙发套和床单、被罩都以金黄和浅绿为主色调，既温馨又清爽。和一般的德国家庭比，这只能是年轻的创业者之家；但和留学生的临时小家比，这个家更让人心安。这从小周的状态就能看出来，进了门他几乎是把自己摊在了沙发上，四肢放松地散开，跟着长舒了一口气。

我说：“小周，你还是乖乖地跟小魏待在这里吧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离不开这个沙发。”

小周笑了，说：“她不在家，我就跑到沙发上睡。舒服。”

我也笑笑，他明白我的意思。

昨天晚上我们俩聊到凌晨三点半，吃水果喝啤酒。小魏在旁边偶尔插一嘴，更多的时候在开啤酒和削水果。插上的几句话都是一针见血，是个社会学博士的水平，但她看小周的眼神却是一个小师妹该有的小鸟依人。我开玩笑说，小魏这么伶牙俐齿，小周岂不要受欺负？小魏说，才不，他得意着呢，他知道他是我的主心骨。小周说，哪有啊，我在跟魏博士一起追求进步。好了，不听他们文雅的调情了，我想知道他们在法兰克福生活的真实感受，以及对国内的看法。包括小魏知道的留学生的状况。对话的方式像在访谈。凌晨一点半，小魏先去睡了，明天有课。凌晨三点半，我也不行了，想问的都问完了，只剩下一连串的哈欠。小周还是精神矍铄，为了不耽误我明天的行程，他才不舍地进了卧室。最后一句话是：今天说得真爽，快把自己说空了。

说空也是一种享受。作为一个写作者，从语言的意义上，我能理解小周此刻的心情。这剩下来的几个小时，他可能睡得酣畅，当然也可能失眠。我睡在那张舒服的沙发上，躺下来看见窗外风经过树梢，枝叶摆动幅度越来越大。迅速入睡对我不成问题。

火车开动前五分钟我们进站。小周把我送上车安顿好，脚刚落到站台上，车门在他身后关上。德国火车从来都像瑞士钟表一样守时。他在车门外对我挥手，亲热地叫我徐哥，下次来法兰克福一定要找他和小魏。尽管小周有无数个“要是”，他显然清楚还是得待在法兰克福，当然前提是，我再来能找到“他和小魏”。我也挥手，兄弟，好好过。火车开始离站。

车里有点儿冷，谁也没料到一夜大风气温就陡然掉下来。幸好我买了一件呢子大衣，此刻派上了用场。跑了好几家商场，最后买到的还是件黑色的。德国男人好像不穿别的颜色，满商场一抹黑。我把自己裹紧，这是个二等车厢的小包厢，面对面共六个座，我一人坐一边，对面是个看书的老太太和一个吃泡泡糖的小姑娘。小姑娘戴着耳机摇晃着两只脚，隔五秒钟噗地吐出一个大泡泡，啪的又炸掉，十四五岁的样子，涂了靛蓝色眼影，她的泡泡遮住大半张脸时让我感觉更冷了。她的泡泡炸掉时，老太太就从眼镜上方对我笑一下。这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一脸松弛的皱纹，像从黑森林童话里走出来的善良的老奶奶。她在看一本英文小说，脚边是一根原木拐杖。我用英语和她打了招呼，她的英式发音十分优雅。她将在波恩前一站下车，她说，我们三个人一个包厢，这会是一个愉快的旅程。

涂眼影的小姑娘摘下耳机，用摇滚乐的节奏向我们点头，说：“要吃泡泡糖吗？”

我和老太太对她微笑说谢谢。

这时候车行已经二十分钟，检票员刚刚查过票，从门外进来一个穿橙色薄毛衣的女孩，对着票坐到我旁边。“你是——”她犹疑半天，突然歪着头问，“中国人？”让我惊奇的是，这个长着一张欧洲脸的女孩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，儿化音很重。没等我回答，她又接着说，“我是瑞士人，住在法兰克福。”

“哦，”我说，“你的普通话说得比我好。”

“我外婆住在北京的一个小四合院里，离恭王府不远。”

“那咱们算半个老乡。”

“刚才有中国人经过这里吗？年轻的，小伙子，瘦高个儿。”

她的思路之跳跃我有点儿跟不上。想了想，好像没看见，大部分时间我都盯着窗外。“找人？”

“没有事情。”她笑笑，脸小，鼻子高，嘴巴大，一口好牙，“我外婆是中国人。”

德国老太太又从眼镜上面看我们，眨巴两下眼，用英语说：“你们说话很好听。”

女孩用汉语说：“您听得懂汉语吗？”

老太太很茫然，显然不懂，鼻子眉毛往一块儿皱：“What？”

女孩改用英文回答她：“我说，您的精神头儿真好。”

老太太很高兴，接着看书。涂眼影的小姑娘继续摇头晃脑地听音乐，那节奏已经不太像摇滚了。

“你外公是瑞士人？”我问。

“日本人。”她说，“中国跟日本打仗的时候，我外公就

在北京，做建筑设计，就是画图纸的。他的汉语说得比我还好，人家都以为他是中国人，要不你们那个‘文化大革命’早把他打死了。你说我爸妈？我妈当然是中国人，二十一岁嫁给我爸。我爸是德国人，后来移居瑞士，所以我就是瑞士人了。老爸学的也是建筑，我外公的学生。”

“呵呵，他骗了你妈吧？”

“没有骗，是我妈先喜欢我爸的。”

我的中国式幽默对她没用，他们家祖传的语言天赋也帮不上忙。和她的相貌一样，这个女孩严格地继承了德国人的较真，“是我妈先喜欢上我爸的。”

好吧。“常回中国吗？”

“嗯。”她的声音低沉下来。门外走过一个人，她扭头看了一眼。和我说话的这段时间里，她至少扭头三次，也就是说，门外至少经过三个人。这个包厢在这节车厢尽头，紧挨着洗手间。突然，隐约有人在叫，还是多声部，隔很多个车厢传过来。然后火车轮子吱嘎嘎响，紧急刹车停了下来。

周围一片旷野，火车在坡上，青草缓慢地向下长，整齐得如修剪过一般，直到河边。波光潋滟的这条漫长的水就是莱茵河？我没问旁边的女孩，她半个身子都偏向了包厢的门。河对岸的山坡在上升，直到最高处，一座古老的城堡缺了半面墙。十来户人家悠闲地散布在山坡上，和城堡一样醒目是教堂，白墙黑顶，精瘦挺拔，十字架高高指向天空。一个乘务员经过包厢门口，被她叫住了。他们叽里呱啦的德语我听不懂，就看

见那大肚子的乘务员指手画脚地说话，前腿弓后腿蹬，时刻准备往前冲。说了几句果然就往前冲了。

我问女孩，都说的啥，她就一句话匆忙打发了我：“有人跳车了！”说到第五个字人已经到了门外，咚咚的脚步声跑远了。我走出包厢，过道里回响着杂乱的脚步声。老太太也拄着拐杖跟出来，用英语嘀咕：“为什么不想想还有我们老头老太太！”

我问：“您说什么？”

老太太示意我打开车窗：“年纪轻轻跳什么车！”

“乘务员说，死的是个男的！”涂眼影的小姑娘也出来了，耳机挂在脖子上，“我同学的哥哥也是跳火车死的。”我把窗户打开，一股冷风灌进来，小姑娘缩着脖子躲到一边，被老太太推进了包厢。老太太的话听不懂，大意应该是小孩子不能看。因为小姑娘撇撇嘴不屑地回了一句，我觉得可能是：谁稀罕看死人！

火车的前半截身子正在拐弯，有个平缓的弧度，伸出头正好可以看见事发地点。车的这一边没有河流，草都很少，断断续续有一些大石头，不知道是天生就在铁轨边还是摆列在这里另有用途。可以肯定的是，如果一个人从车窗里跳出来，迎头撞到石头上，想不死很困难。一堆人围在那里，我看见那个混血的女孩踮着脚，抱着脑袋想从人群外往里钻。难道是她要找的人？如果真是这样，死的就是那个我没看见的、年轻的瘦高个儿中国小伙子。我向那节车厢跑去。

半道上遇到混血女孩，捂着嘴边走边流眼泪。我说：“他？”

她摇摇头，说：“我看不下去。”为了能继续说下去，她重新捂上嘴再松开，“脑浆都流在了石头上。”

死掉的小伙子非常年轻，德国人，穿着咖啡色帽衫，石头划破了他的脸，死的时候眼睛睁大了，看见了岩石、冷风和灰暗的天空。

那女孩说：“我冷。”

我要把大衣脱下来给她穿，她不要，天的确冷。她让我披着大衣，她用大衣的一半裹住自己，一手抱着我的腰，我们用一种古怪的姿势走回了包厢。

她叫阿格妮丝，汉语名字李安雅，后者是她只读过五年书的外婆取的。她喜欢别人叫她安雅。安雅生长在外婆的四合院里直到八岁，父母回瑞士才把她带走。如果不是一张洋毛子脸，她站在中国小学三年级的课堂上回答问题，没人会发现她不是中国人。

“我的成绩很好，语文、算术都考一百分。”说到这里她总算心情好了一点，“你不相信？”

相信。可我想知道的不是这个，所以我说：“刚刚那个人——”这么说是因为现在火车又重新开动了。他显然不是他。但是那个中国的“他”是谁呢？她嘴角刚聚集起来的一点笑意又熄灭了，让我觉得自己的好奇心有点儿残忍。“对不起，我就是随便问问。”

“没有事情，”安雅用这别扭的四个字表示她并不介意，
“就算你不想听我也打算跟你说的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我难过得快憋死了。”

我隔着一只大衣袖子倚在车窗上，安雅抓着另外一只袖子在大衣里靠着我。为了避免这个造型让对面的一老一少起疑心，刚进包厢我就此地无银地对她们解释：这位小姐冷。

安雅一开口我就知道，即使我一声不吭，她也不会放过我，她有如此蓬勃的倾诉欲望。她必须说出来，就像小周逮着我不撒手一样，她终于找到了一个貌似可靠的从中国来的、说汉语的听众。甚至问题都和小周类似：爱情，两个人，何去何从的未来。那个她担心以身殉情的小伙子叫高歌，南京人，我的江苏老乡。世界真是小。

他们很小的时候就认识，高歌的姨妈和安雅外婆邻居。每年寒暑假高歌都到姨妈家来，除了到处逛，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在外婆的四合院里玩。后来安雅去了瑞士，回北京的次数依然很多，继续见面。再后来，高歌去了德国留学，他们见面更多了，有了爱情。他学的是汽车制造，汽车制造业是德国最大的工业部门，传统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，广阔天地，大有可为。毕业了高歌也舍不得走。但是安雅想走，这个在欧洲待了快二十年的洋姑娘偏偏想去北京生活。这么多年她只喜欢北京，她觉得真正像家的地方。她像涂眼影的小姑娘这么太时，就清晰地知道了什么能让她安妥，在四合院里一坐她能坐一夜，啥

也不干就两眼望天。我想不出北京空气污染成那样的天有什么好看的，不过那会儿空气要比现在好一点。八十多岁的外婆身体很好，安雅用下巴指指对面的德国老太太，比她还硬朗。外婆立了遗嘱，小四合院归外孙女，谁也别打算抢。

“你的专业是？”

“古典建筑，祖传的。”

“那北京的确是个好地方。”

“北京的老建筑都快拆光了，新楼房盖得又高又土，难看死了。我才不会因为学建筑才回北京呢。我为了生活。”

生活，一个宏大的词。

“就是你们说的过日子。实实在在地每一天都开心地过。不是，那个词叫什么？对，讨生活。我不讨生活。过好日子不需要那么多钱。”

这话要是被劳苦人民听见了，肯定一堆板砖伺候过来。但我理解这个经过欧洲中产或者小康生活之后，被培养出来的朴素的生活见解。有时候的确不需要穷凶极恶地捞钱也能过上好日子。更要紧的是心境。当然这也让人不舒服，她还有个瑞士爹娘呢，还有个四合院可以继承。在北京城里，有一个四合院意味着什么，很多人比我更清楚。

跑题了。说说你那男朋友吧。

“他让我待在这里，不去北京。要死要活地不允许。我们吵了一年多。”

“坚决不妥协？”